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拉吉舍夫

辽宁人民出版社

拉吉舍夫
LA JI SHE FU

吴育群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喀左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66,000 开本: 787×960/32 印张: 4 1/4

印数: 1—1,043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林 萍 责任校对: 周 全
封面设计: 赵多良

ISBN 7-205-00652-X/I·46

定价: 1.00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成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八世纪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著名诗人和作家亚·尼·拉吉舍夫的生平、创作及其主要作品：《致居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自由颂》、《乌沙科夫传》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其艺术风格也作了介绍和评析。

目 录

拉吉舍夫战斗的一生	1
引子	1
童年和少年时代	2
莱比锡大学	8
回国供职	11
创作活动	17
受审	26
流放西伯利亚	31
悲壮的死	37
主要作品介绍	43
《致居住在托波尔斯科的朋友的信》	43
《自由颂》	47
《乌沙科夫传》	55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62
艺术风格	117
结束语	125

拉吉舍夫战斗的一生

引 子

从十八世纪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俄罗斯文学一直和人民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俄罗斯文学的力量和意义所在。第一个使俄罗斯文学同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就是本书介绍的俄国十八世纪的伟大革命家和作家拉吉舍夫。他第一个以艺术语言为武器，起来进行反对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多苦多难的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下文简称《旅行记》）全面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从而达到了否定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高度。列宁在《论大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写道：“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

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地主。”这里列宁列举了俄国三个历史时期的三代革命家：贵族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拉吉舍夫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家，是俄国人民的骄傲。

童年和少年时代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于一七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生于莫斯科，童年是在萨拉托夫省（现在的平兹省）库兹涅茨克县上奥布利亚佐沃村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

他的父亲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吉舍夫是一个富有的贵族的农奴主，有二千个农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多种外国语言：拉丁文、法文、德文和波兰文。他不象其他农奴主那样凶恶，对待自己的农奴比较宽厚。他从不拷打自己的农奴，不把犯有过错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不要求农奴为他服长期的劳役，因此在普加乔夫农民起义时农民保护了他。农民起义军到来时，他躲藏在离

自己的庄园五俄里、离库兹涅茨克县城十二俄里的森林里，农民没有向起义军告发他。他把两个最小的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农民在这两个孩子的手脚和脸上涂上烟灰，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孩子，以免起义军认出老爷的孩子。而在其他村庄，农民们把地主捆绑起来，送交起义军是屡见不鲜的。虽然拉吉舍夫在父母的庄园里没有亲眼看到残酷惩罚农奴的场面，但邻近地主的暴行他是时有所闻的。他一生都记得，邻近有个地主叫祖鲍夫，对待自己的农奴象对待畜生一样，让农奴们在公共的食槽吃饭，为一点微小的过错就残暴地鞭打农民。农奴制农村残暴的情景在拉吉舍夫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拉吉舍夫最早的启蒙老师是保姆普拉斯科芙娅·克列明季耶芙娜和老家人彼得·马蒙托夫。他们教他说俄语，经常给他讲民间故事、神话、唱民歌，领他到附近的森林里去采蘑菇和各种野果。拉吉舍夫毕生都对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后来这两个老农奴的形象屡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拉吉舍夫六岁时，父亲遵循贵族家庭的风尚，聘请了一个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个法国人和许多贵族家庭聘请的家庭教师一样，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逃兵，当然不可能给予孩子良好的教

育，不久便被辞退了。这使保姆和老家的人很高兴，孩子终于摆脱了那个骗子。

为了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父母把拉吉舍夫送到莫斯科去。七岁的拉吉舍夫告别了家乡，来到首都，住在舅舅阿尔加马科夫家里。阿尔加马科夫是不久前罗蒙诺索夫创建的莫斯科大学的校长的宗亲。他的几个孩子都没有进学校，在家里学习，由莫斯科大学和中学的教师授课。拉吉舍夫就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学习。莫斯科大学建立后，它开始在国内的文化生活中起了明显的作用。大学里出版各种报纸、杂志、学者的著作和作家的文学作品。拉吉舍夫经常有机会接触大学教授和作家，不但了解大学里的情况，而且受到大学里的学术气氛的熏陶。环境使他扩大了眼界和兴趣。

一七六二年六月发生了宫廷政变。彼得三世被贵族们推翻，他的妻子叶卡特琳娜二世夺取了皇位。同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古老的首都开始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活动，二百辆豪华的马车、成千上万化装的人群在莫斯科街道上游行。庆祝活动结束后，女皇命令，选送四十名优秀的贵族子弟到贵胄军官学校去学习。在莫斯科大学校长的帮助下，拉吉舍夫被选中了。

一七六四年，拉吉舍夫来到了彼得堡沙皇

宫中。贵胄军官学校的课程庞杂，有数学、大地测量学、筑城学、力学、哲学、伦理学、自然法、民法和国家法、历史、地理、跳舞、击剑、骑马、纹章志等。所有这些课程都由一个教师讲授，而这个教师是叶卡特琳娜二世亲自任命的无知的法国人，教学水平的低下是不难想象的。但女皇的目的不是要使学员们求得高深的学问，而是要用他们为宫廷装点门面，增添光彩。学员们其实就是少年宫廷侍从，除学习外，必须轮流到官中去值班，侍候女皇及其亲属，为此学员们必须学会宫廷的礼仪和举止风度。

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叶卡特琳娜自己承认，在她即位的一年即一七六二年，暴动的农民达十五万人之多。正孕育着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威胁着女皇的统治。贵族的进步思想界也不满政府的专制政策。叶卡特琳娜意识到，不能再照彼得三世的老样子统治下去了。她既要讨好贵族地主，保护他们的利益，又害怕农民起义，便玩弄虚伪的自由主义策略。她伪装开明进步，表示赞同和接受法国启蒙运动者的思想和学说。她开始和伏尔泰、达拉姆贝尔、狄德罗等人通信，表示要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并邀请他们到俄国来，到

她的宫廷里来，做她的顾问，表示要把她的儿子——未来的沙皇——交给他们教养。答应他们可以在她的国家里继续出版在法国遭到禁止的《百科全书》。叶卡特琳娜还以巨额的款项资助穷困的狄德罗。在国内，叶卡特琳娜建立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准备整顿和改革俄国的法制。

俄国的专制君主和法国进步的启蒙运动者互相呼应，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叶卡特琳娜伪装开明进步，还在于法国启蒙运动者的政治观点中存在着弱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狄德罗、伏尔泰、戈 尔 巴 赫、爱 尔 维 修、孟德斯鸠等人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虽然有所不同，但否定封建制度、反对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和天主教会、保卫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的利益，则是共同的。启蒙运动者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主张的局限性。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幻想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建立一种“开明的专制制度”。他们希望这个“开明的君主”通过立法活动健全法制，从而消除社会矛盾。法国启蒙运动者的进步思想传到了俄国，在俄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叶卡特琳娜便决定利用他们政治主张中的弱点来为我所用。她的伪善姿态迷惑了启蒙运动

者，博得了他们的喝彩。伏尔泰兴高采烈地写信给狄德罗说：“喂，光荣的哲学家，关于俄国女皇您能说什么？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啊！法国迫害哲学，而野蛮的人却庇护它……”伏尔泰写信给叶卡特琳娜说：“您手上的一切特征都是您的光荣的纪念碑。狄德罗、达拉姆贝尔和我要为您建立祭坛。”他们相信，叶卡特琳娜就是他们理想的开明君主。得知俄国女皇建立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拉姆贝尔不断向她提供意见，并表示愿意到彼得堡去，亲自参加俄国新法典的编纂工作，帮助她整顿和改革俄国的法制。

实际上，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的是极其反动的政策。她即位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巩固并加强地主的特权，强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例如，一七六五年她颁布了准许地主有权流放“犯了过错的”农民去做苦役的法令。一七六七年她又颁布禁止农民控告地主的法令，一七八一年她准许地主把农民迁移到新的地方去，也就是准许地主买卖农奴，等等。拉吉舍夫经常出入宫廷，女皇玩弄的自由主义手腕，她的伪善，他是耳闻目睹的。

拉吉舍夫也亲眼看到了宫廷生活中的穷奢极侈，挥霍浪费，大臣们对上谄媚逢迎，私下争权

夺利，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叶卡特琳娜的宠臣奥尔洛夫及其党羽拥护女皇，以尼基塔·帕宁为首的一些大臣则希望把皇位交给女皇的儿子巴维尔。两个私党之间进行着隐秘的微妙的斗争。在公开的场合一致赞颂叶卡特琳娜及其宠臣，在宫廷的密室里则互相攻击。宫廷中的这一切丑恶的情况给少年拉吉舍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旅行记》一书中描绘的沙皇宫廷就是以这时获得的印象为基础的。

叶卡特琳娜二世准备整顿和改革法制，感到需要一批通晓法律的人才，便决定派遣十二名留学生到德国去学习法律，其中六名在贵胄军官学校中挑选，拉吉舍夫又被选中了。

莱比锡大学

一七六六年九月，拉吉舍夫等十二名俄国留学生来到德国莱比锡，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他们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乌沙科夫和拉吉舍夫尤为突出。他们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德国教授们大为惊讶。那时德国大学生中盛行酗酒、赌博和决斗，拉吉舍夫总是远远地避开他们，从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说，他厌恶酗酒、赌博和决斗，决斗就是杀人和自杀。

那时在德国大学的课堂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繁琐哲学。教授们讲授的大多是陈旧的理论 and 保守的政治观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的歌德曾指出，教学方法充满了迂腐习气，教学内容没有新鲜思想和时代的气息。法律系的课程不能满足拉吉舍夫旺盛的求知欲，他旁听和自修了哲学、文学、化学、医学、音乐等课程。特别吸引拉吉舍夫的是法国启蒙运动者卢梭、爱尔维修、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等人的著作。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他们的思想和学说，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和争论。启蒙运动者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封建道德和专制暴政的观点，对拉吉舍夫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承认，爱尔维修的《论理智》一书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他们的书里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思考”很好地说明了拉吉舍夫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拉吉舍夫正是“学会了思考”，而不是不加分析地和盘吸收。他是以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启蒙运动者的思想和学说的。

俄国留学生在莱比锡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为了监督学生的行为和宗教信仰，叶卡特琳娜二世派皇室侍从鲍库姆少校和修士司祭巴维尔伴随他们。鲍库姆是一个自私、贪婪、粗暴、无知的

人，他只关心自己的钱袋，却毫不关心女皇托付给他的十二名学生。政府规定给与留学生每人每年八百卢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但这些经费大部分落入了鲍库姆的私囊。俄国学生们住在又脏又黑又潮湿的小房间里，二人一间，一年中只擦洗二次地板，吃的很差，永远处于监督之下，没有一点行动自由，必须穿公家的制服，即使制服破了，也还是要穿。必须经常去听修士司祭巴维尔的祈祷和讲道。巴维尔神甫的讲道乏味而可笑，与其说加强了学生们对东正教的信仰，不如说破坏了对宗教的信仰。最使学生们不能忍受的是鲍库姆对他们实行的棍棒教育。鲍库姆对学生们动不动就实行体罚，关禁闭。他甚至“发明”了一种带刺的木笼，被罚者关在里面既不能坐，也不能站。鲍库姆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反抗。学生们忍无可忍，起来造了鲍库姆的反。最后，由俄国驻德大使别洛谢利斯基出面调停。从此，鲍库姆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学生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在这一事件中，拉吉舍夫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事件对拉吉舍夫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对压迫者必须坚决反抗，只有反抗才能争得自由。后来他在《乌沙科夫传》一书中详尽地记叙了这一事件。

回 国 供 职

俄国留学生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五年。一七七一年九月拉吉舍夫和他的同学鲁班诺夫斯基及库杜佐夫离开莱比锡回国。拉吉舍夫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渴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祖国效力，急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他们在回国途中“看到把俄国和库尔奥季亚隔开的国界”时，他们不禁欣喜若狂，他在回忆回国时的心情时写道：“如果一个毫无激情的人把我们的欣喜看作过分或傻气，除此以外什么也看不到，对于这种人我不想浪费笔墨；但是如果有人知道有这种激情，却说我们没有这种激情，说我们那时不可能为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我要说，这种人是不知道人心。”

拉吉舍夫怀着“为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决心和愿望回国，但是叶卡特琳娜的俄国却没有热情地迎接他。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他寒心。叶卡特琳娜抛弃了她统治的头几年所作的自由主义姿态，露出了狰狞的反动面目。莫斯科红场上的绞刑架上摇晃着人们的尸体。他们是“鼠疫暴动”的参加者。莫斯科发生了鼠疫。鼠疫是士兵从土耳其传来的。贵族地主们纷纷逃离家

乡，却不许农奴们离开，农奴们不仅无医无药，而且饥寒交迫；工厂中的农奴工人也不许离开工厂，面临着病死饿死的威胁。莫斯科的贫民绝望之余，拿起了棍棒，捣毁商店，冲进克里姆林宫和楚多夫修道院，打死了大主教。政府开来了沙皇的禁卫军团，“叛乱者”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被绞死在莫斯科的红场上。

从资本主义的欧洲回到农奴制的俄国，拉吉舍夫看到，劳役制依然存在，代役租农民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租，还要缴纳实物。农民只“享有”向国家纳税和服兵役的“权利”，此外没有任何权利。地主可以任意残酷地惩罚农民。按照法律，农民不得控告地主，否则将遭鞭打或被流放；农民不能提供证词，因为他们的话是不可信和不足为凭的。农民唯一可能的自卫求生存的办法是逃跑和暴动，因此，农民成群结队地逃到奥伦堡地区、乌克兰和顿河流域。俄国的农村就象一堆干柴，星星之火就能引起熊熊烈火。果然，只过了二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新法典编纂委员会被解散了，叶卡特琳娜整顿和改革法制的“热情”冷却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通晓法律的人才了。在莱比锡大学专攻法律、学成归来的拉吉舍夫和他的同学鲁班诺夫斯